



【有一说一】廖俊平 广州学者

让孩子自己做决定
朋友读高中的孩子运动受伤了,咨询过几位医生,结论是:如果不做手术,那么以后就不能再做剧烈运动,剧烈运动很容易导致再次受伤;如果做手术,预期能够承受剧烈运动,但也可能会有其他后遗症。
作为普通人,我们不可能也无需去判断医生说的这句话是否符合科学道理,我们只需要看事实——事实是:做了手术的确让你完全恢复了运动功能。所以你要做的决策就是:要不要为了恢复完全的运动功能而做手术。朋友说自己很佛系,认为一动不如一静,医生说了不做手术不影响正常的活动,只是不能做剧烈运动,那就不做手术吧,孩子以后就不做剧烈运动了呗,做手术

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集体记忆也可能错
读中更经常出现,比如“微斯人,吾谁与归”“斯人已逝”,“是人”倒较少出现。波德里亚也描述过这种电子媒介时代的景观,复制的“摹本”颠覆了原版,拟像拟真取代了真实,数字化的伪像取代了记忆,人们更多会在各种搜索引擎的光速瞬间找到现成答案,反过来建构记忆。
我想到的是哈布瓦赫的《论集体记忆》,也可以解释这种集体记忆的偏差问题。在哈布瓦赫看来,记忆首先不是生理现象,也不是个体心理现象,而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群体社会现象。一个人的记忆需要别人的记忆、群体记忆的唤起。大多数情况下,我们之所以回忆,正是因为别人刺激、促进和激发。《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》中也谈到:如果我们累计一下在一天之内,我们与他人发生直接、间接接触场合中被唤起的记忆数量,我们就会看到,在多数情况下,或是在与他人的交谈中,或是在回答他人的问题,才诉诸回忆。而且,为了做

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心中寂静的圣所
顾彬有时在聊天的时候会时不时讽刺一下美国,说“我们老欧洲”怎么样!其实他选择了住在北莱茵地区波恩,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有着自己城市精神品质的老城市的原因,尽管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小城。
1996年当我再次回到阔别一年后的马堡小城,派伊教授到火车站接我,之后送我到住处,顺便看了看这座自中世纪以来便屹立在兰河畔的城市风貌。当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向派伊教授讲述北京日新月异的巨变时,他笑着对我说,几百年来,马堡从没有变过。
欧洲人对待古物的态度是,传统对于他们来讲同样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曾在意大利小城的古



【大珠小珠】林楠 广州画家

胡一川画“厕所”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苏联画家访广州,胡一川陪其写生。苏联画家爱画珠江水居小船,接待者以其爱画“落后景”而有褒意,苏联画家即以胡一川访苏时亦画“厕所”为相相左。接待者即责胡一川何以画“厕所”!胡愕然,归来百思不得其解,后询翻译,翻译谓苏联画家确实说胡在苏联时画过“茅厕”!胡思之再三方大悟,盖其在苏画过列宁被流放时住过的茅棚,而翻译乃北方人,一听“茅棚”,即译为厕所!
胡一川“官”至院长,往来仍乘公共汽车,凡出外地写生,则住小店吃街食,无过人处。
80年代末,物价暴涨。胡一川以数十年不变之工资度日颇艰。尝至市场,巡走之际,谓助手曰:“今后购物,只宜购此种种。”种种者,盖平价贱物也。

● 随手拍

深秋广州

□图/文 唐亮

深秋的广州,天气不冷不热。麓湖的水面上,一只没有系好的船漂了过来。船边几只黑天鹅划水而过,小篷船在风的吹动下转了个圈,仿佛要跟上天鹅的队伍……

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● 昙花的话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猫的天堂

街小巷的野猫,便成了饭来张口、衣来手到、乐不思蜀的“宠物”。她利用家里的空房给“乐乐”布置了一个宛如天堂的猫窝,柔软的床铺、窗边的吊床,还有各种各样可供消遣也能益智的玩具;更绝的是,阿音还让它观赏专为猫摄制的电视节目。有一回,节目里出现了一只活泼地飞来飞去的鸟,由于画面超级真实,乐乐竟伸出猫爪,猛扑向荧光幕,想要捕捉那鸟。阿音在叙述这事时,边说边笑,可我不敢笑,因为我看到了隐忧。
果然,不久,阿音便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我,告诉我乐乐“离家出走”了,她已经找了几天几夜,可下落不明。她到处张贴通告,然而,乐乐却像一个被戳破的气泡一样,无影无踪。

● 不知不觉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“新南方写作”与文坛的迭代

日前,广西民族大学在相思湖畔举办“新南方写作”论坛,试图勾勒出一块雄心勃勃的文学版图。“新南方写作”首先对标的是“南方写作”,据说是江南;“南方以南”才是他们的文化地理区域。批评家杨庆堃的《新南方写作:主体、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体》一文,从地理性、海洋性、临界性、经典性四个角度论述“新南方写作”的特质,并放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打量。
想起1997年,我第一次来到广西,参加的是当年号称“广西三剑客”的东西、鬼子、李冯的研讨会。那个研讨会有一家杂志的编辑参加,《收获》《花城》《人民文学》。他们三位当时还都是年轻作家,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。也许鬼子第一次使用“鬼子”作为笔名,就在《收获》上,那次研讨会之前,东西的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已经在《收获》上刊发,上次来广西,看到东西的手

桂花误

□董改正

桂逢中秋分外香。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香起来的,清甜,氤氲如酒。又是一夜之后消失的,枝上粒粒萎黄,香魂已去,令人如做一场春梦。
想好的文,想拍的图,因此都搁下了。思想也有后坐力,人烦躁得像心里爬着一群蚂蚁。譬如火车相错时,见到一张熟人的脸,却来不及问候。今年的桂事,就这样结束了?就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,赶到时,厅已空,唯余鲜红的横幅和满地的荧光棒,不容置疑地提醒你,它的确轰轰烈烈地来过。
然而那天,一觉醒来,满室飘香,是熟悉的桂香。忙脱鞋披衣,院外的桂树上万粒金黄,如满树的星星,如满树燃烧着的小小火苗。桂花旁围着一群人,他们的惊喜不亚于我——桂花又开了!在我以为它已结束了今年的花期时,整整等了四十多天,但终究还是再次盛开了。开在意料之外,开在无数的懊恼之外,开在无数的失而复得的欣喜之中。开得盛大、堂皇、郑重,让人不容置疑。我确信,这次它们将会驻留人间一些时日。
之前种种,只是一场“桂花误”。
桂花因何而误?有人说,今年中秋提前了,而桂花不依人间历,我们那时的期盼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它依然坚持敏感地捕捉风雨里的消息,遵守着与造物主之间的契约。一场秋雨一场寒,没有那几场雨带来适度的湿度、温度,都不能触发桂花生命按钮。今年中秋前后的闪现,只不过是温度、湿度、光照皆狠狠地骗了桂花一回罢了。
前年,超长的梅雨季制造的气候假象,骗取了上海植物园早银桂于7月中旬便早早开放。今年,百年罕见的持续高温,又让桂花们酣眠于桂树体内,如闪电不甜的秋萤,直到十月中旬之后,才陆续飞临人间。会不会有



桂花 小靳 摄

该看看先贤老子的那五千言,淡一点,减一点,凉一点。
因为极暖,南宋的张铉在冬至日看到了桂花开放:“居士归来百事嘉,木樨雪里也开花。”也是因为暑热迟迟,同是南宋的词人吴文英,迟迟才等来了桂花开:“西风来晚桂开迟。”张铉与吴文英生命重叠二

想吃家乡菜

□杨桦

的追思。
所以,与其说它触碰了舌尖上的味蕾,倒不如说它在触摸世人心灵最深处思念。记得其中一集《时间的味道》,讲述一位香港老奶奶在老伴过世后,一直坚持做从前的虾酱。那是她与丈夫做了几十年的味道。对她来说,虾酱已经不是流转在舌尖上简单的食物,而成了她生活和情感的寄托。
舌尖上的味觉不仅能追思寄情,更能寄托乡愁。久居海外的人至今都会保留除夕之夜包饺子习俗。他们包的不是饺子,而是一份思乡之情。他们期盼回到母亲的怀抱,期盼团圆。只有饺子的味道才是家乡的滋味,只有饺子的形状才是家乡的印象。
那些所谓的水土不服,终究是吃不惯异乡菜的味道。北方人永远不能在南方人的菜里找到正宗“杀猪菜”的味道,四川人永远不能在北方找到正宗火锅的味

时光深处的温泉

□潜默

住民莫大叔,说起玉律温泉,他神采飞扬地说道:“莫氏先祖在南宋绍定年间就在此开村,明代这里就有温泉了。”他指着角落的温泉池,说这就是康熙年间修建的温泉原址。1997年,这旁边又挖了两个温泉池,都是从原始泉址流淌过来的,温度则要低一些。
莫大叔忆起小时候,说当时这里就只有一个温泉池(旁边全部是农田、菜地。干完一天农活的人筋疲力尽,就坐在温泉池边泡脚或洗个澡,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。男人们泡完温泉,再用水桶挑一担回家,给家里的老人、妇女或小孩使用。星霜荏苒,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如今玉律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经过相关部门检测,玉律温泉属苏打碳酸型温泉,富含硫与偏硅酸,还有钼、镁、碘、硼、氟等20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,对缓解皮肤病、风湿病及消除疲劳疗效显著,具有康体健身的功效,这温泉也发展成一种产业。村民们每天仍爱用温泉水泡脚、洗澡,有些移民去了香港或国外的,每次回来都要到温泉池边转转,那是一种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邮箱:hdjs@ycwb.com,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,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